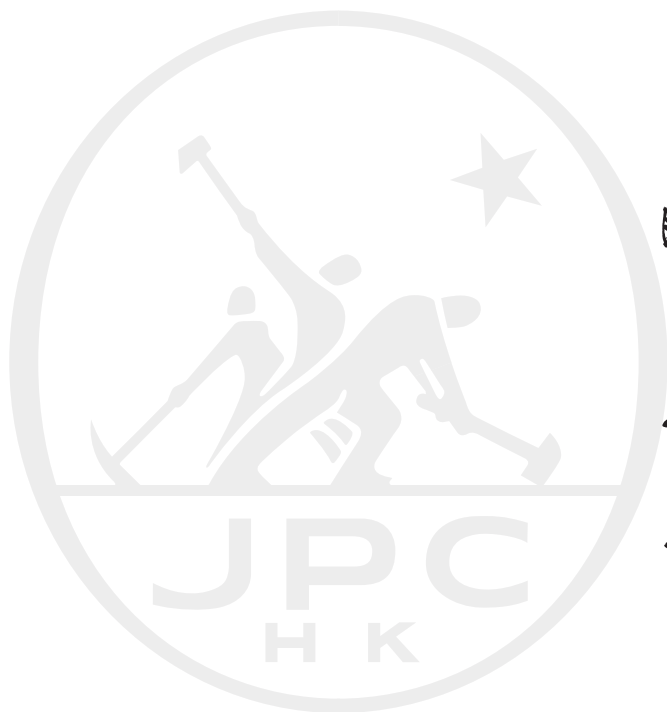


劉
震
雲

鹹的玩笑



Salty Jokes

責任編輯 呂佳禾
書籍設計 吳冠曼
書籍排版 何秋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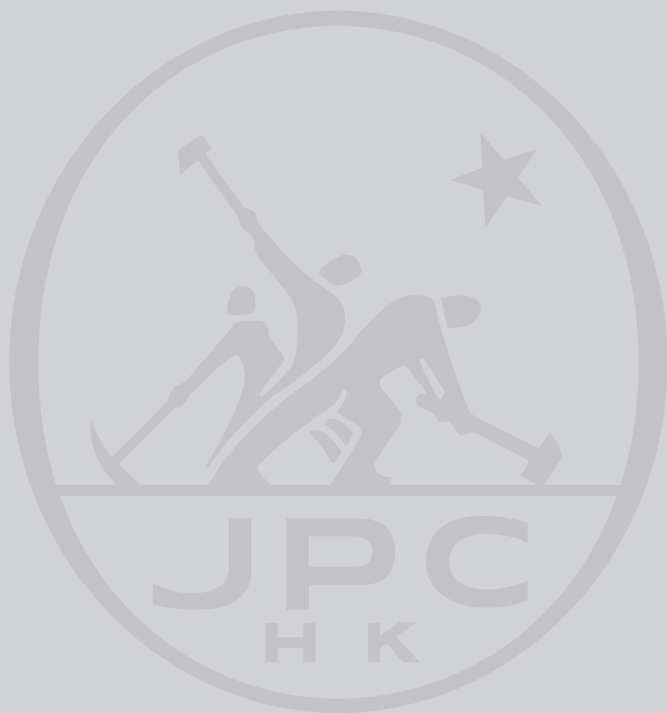
書 名 鹹的玩笑
著 者 劉震雲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20/F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-248 號 16 樓
印 刷 香港
香港
版 次 2026 年 7 月香港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規 格 大 32 開 (140 mm × 200 mm) 544 面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5952-8

© 2026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, China.

版權所有。未經本公司書面授權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抄襲、節錄、翻印，
或將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用於人工智能訓練。

正文一



黃河對岸二十里，有一座雞鳴山；雞鳴山上，有一座雞鳴寺。

七十年前，寺裏有一個小和尚，法號智明。智明的俗名叫長順。長順不是河南延津人，是山東泰安人。長順家的村子，離泰安城二十里。長順他爸是個篾匠，天天在後院草屋裏編筐編簍；編夠一擔子，把筐簍挑到泰安城裏去賣。長順他媽愛玩牌，平時玩，懷孕了還玩；長順他爸沒少說長順他媽，但管不住她。長順在媽肚子裏待了七個月，生在牌桌下。他媽沒奶水，長順他爸抱著長順，用筐用簍換百家奶，長順才活了下來。長順身子弱，四歲才會走路。

長順剛上初中，他爸患肺癆去世，他媽帶他改嫁，去了另一個村。後爸是個鐵匠。媽在跟前時，後爸跟長順說話；媽不在跟前時，後爸不搭理他。

「後爸對你咋樣啊？」後爸不在跟前時，媽問。

「挺好的。」長順說。

後爸家後院有棵棗樹，樹上的棗結得像石榴籽一樣稠。秋天了，棗紅了；有的全紅，有的半紅，有的紅了屁股門。這天長順來後院，看著滿樹的紅棗，難免嘴饞，想摘一個吃。

「樹上的棗，都是有數的。」後爸在長順身後說。

長順頭髮一支棱，不知後爸啥時候來到了後院。他走路咋沒聲呢？一樹的棗，壓彎枝頭，樹上的棗密密麻麻，咋會查得過來？長順想。後爸從後院棚子裏拿起一把大錘，轉身走了，長順也不敢摘棗。

十天後，一陣大風，後院地上，棗落了一地。一大早，長順坐在門檻上穿鞋，要去上學，後爸說：

「你想吃棗，就去後院撿幾個吃吧。」

長順揹起書包，沒往後院去，仍往頭門走。看後爸在看他，長順說：

「爸，我不愛吃棗。」

中午長順放學回家，媽從後院撿了一簸箕棗，端到院子裏，放到太陽下曬，想曬成棗乾；媽打牌時，喜歡吃些零嘴。看到長順，媽抓起一把棗，遞給長順：

「吃吧。」

長順把棗握在手裏。待媽進屋，長順揚起胳膊，隔著院牆，將棗扔了出去。

半年後，他媽懷孕了。這天晚上，他媽出去打牌了，家裏只剩後爸和長順兩個人，後爸說：

「長順，給你說個事。」

長順看後爸。

「你媽會生，就不止生一個。吃飯的嘴越來越多，你媽又愛打牌，是個敗家娘們，家裏這嚼穀，不能光落到我一個人身上呀。」

「爸，我不上學了。」長順說。

第二天，長順開始跟後爸學打鐵。

後爸不在跟前時，媽問：

「長順，你咋不上學了？」

「我不喜歡上學。」長順說。

「我想學門手藝。」長順又說。

鐵匠的徒弟是掄大錘的。長順自幼身子單薄，十斤重的大錘，掄上十幾下，便氣喘吁吁，有幾錘還砸到了後爸的小錘上，後爸沒說什麼，只是把臉沉了下來。幾天後，後爸又讓長順拉風箱。鐵匠的雞毛風箱有半人高，不同於家裏灶上的風箱；半個時辰過去，長順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風箱裏出來的風忽大忽小，爐子裏的火忽明忽暗。後爸也沒說什麼，只是把臉沉了下來。這天淬火時，後爸讓長順把燒紅的鐮刀頭從爐子裏夾出來，扔到涼水槽裏。長順用鉗子夾鐮刀頭時，被爐子裏的熔液噓著了手，鐮刀頭倒夾了出來，他來不及扔到涼水槽裏，落到了他的棉鞋上，棉鞋冒起煙來；幸虧他急忙把鞋甩掉，沒燙著腳。後爸歎氣：

「是個無用之人呀。」

這年清明節，一大早，長順說，想回過去的村子給爸上個墳。媽扛著肚子說：

「想去就去吧。」

後爸看了媽一眼，跟著說：「想去就去吧。」

長順給爸上過墳，拐彎去了泰安城裏舅舅家。泰安在泰山腳下。長順的舅舅是泰山一個挑夫。到了舅舅家，舅媽正在灶前炸饅

子；舅舅家的幾個孩子，圍著灶台吃餛飩，吃得滿嘴油。也是過清明節，家裏才炸餛飩。舅媽以為長順是來趕嘴吃的，看到長順，也沒搭理，倒踢了自家幾個孩子幾腳：

「這餛飩是炸給祖先吃的，供還沒上，你們倒先吃上了。」

舅舅問長順：「長順，吃飯沒有？」

長順沒有吃飯，肚子正餓，但看舅媽臉色寒著，在打孩子，忙說：

「吃過了，舅。」

舅舅抄起扁擔：「我正要挑貨上山，你跟我去吧。」

出了家門，舅舅看長順眼睛紅了，以為他在家又受了後爸的氣，說：

「長大就好了。」

其實，長順的眼睛，是在親爸墳上哭紅的；一個孩子在野地裏哭，也沒人勸，哭著哭著，眼睛就哭紅了。但在親爸墳上把眼睛哭紅，跟後爸平日給他氣受也有關係；但他沒解釋眼睛紅的前因後果，只是說：

「啥時候能長大呢？」

舅舅：「不怕，日子快著呢。」

「我咋覺得天天這麼慢呀。」長順又說，「長大幹個啥呢？我不喜歡打鐵。」

「車到山前必有路。」舅舅又說，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」

街上沒人賣炸餛飩，舅舅到路邊攤上買了幾張煎餅，遞給長順：「我曾有心讓你來我家過，但怕過不了你舅媽這一關呀；別出

了虎口，又進了狼窩。」

長順默默吃著煎餅，沒有說話。半天說：

「舅，我特想離開家。」

舅舅看著長順，噙了噙鼻子，沒有說話。半天說：

「你還小呀。」

又說：「再忍忍吧。」

舅舅帶長順去了貨棧。這天往山上普照寺送的，是糧食和蘿蔔白菜。舅舅把兩袋糧食紮起，把蘿蔔和白菜放到一個竹簍裏，挑起糧食和蘿蔔白菜，兩人往山上爬去。甥舅倆爬到半山腰，舅舅卸下肩上的擔子，擦汗歇息。歇了兩袋煙工夫，長順要替舅舅挑擔子。一副擔子百十斤重，長順挑起，登不到十個台階，被自個兒的腿腳絆倒，蘿蔔白菜滾了一地；還有兩根蘿蔔，骨碌碌滾下了山。

舅舅：「長順，看來你也不適合當挑夫呀。」

長順喘著氣，搭不上話。徒手跟舅舅爬到普照寺，汗把衣服濕的，像剛從水裏撈出來一樣。

進得普照寺，寺裏正做法會。上百個和尚，身披袈裟，在長老的帶領下，雙手合十，口唸佛號，依次進入禪堂。舅舅往後院的齋堂送糧食和白菜蘿蔔，長順便跟著和尚的隊伍，進入禪堂看熱鬧。禪堂裏，和尚們分十幾排坐下；在木魚的敲擊聲中，眾和尚開始唸經。經聲抑揚頓挫，一時聽不明白唸唱的是什麼。兩個時辰後，一聲磬響，「阿彌陀佛」，眾和尚把結尾的佛號唱得聲遏雲霄。

長順從禪堂出來，舅舅正坐在台階上，看著山下吸煙。長順對舅舅說：

「舅舅，我知道我該幹啥了。」

「幹啥？」

「我想當和尚。」

「當和尚輕閒？」

長順搖搖頭。

「法會好看？」

「這麼多人，都沒爸沒媽。」長順又說，「也不是沒爸沒媽，而是離開爸媽，大家都一樣。」

舅舅想了想，往台階上磕著煙袋：「你身子單薄，幹不了力氣活，當和尚就是唸經，這倒是個出路。」

又說：「出了家，就不受後爸的氣了。」

舅舅常來普照寺送糧食、蘿蔔白菜，也常送劈柴和煤，與寺裏的住持相熟。舅舅便把長順帶到住持的丈室。待說明來意，住持問長順：

「為啥想當和尚呀？」

長順：「當了和尚，就一了百了。」

住持愣了一下：「這話說的，倒像有佛緣。」

舅舅：「他從小就愛燒香拜佛。」

住持笑了：「不用添油加醋。」又說，「但普照寺在泰山，知道的人多了些，來出家的人也多了些，目前寺裏沒有空位。你著急不著急？」

長順：「著急。」

「如果著急，去別的地方行不行？」

「行。」

「廟小嫌不嫌？」

「不嫌。」

「路遠嫌不嫌？」

「離家越遠越好。」

住持又笑了：「這話，又像出家人說的。」

延津雞鳴寺的老和尚，也就是方丈，早年在泰山普照寺裏掛過單，與這住持相熟；這住持便給老和尚寫了一封信；長順將信帶到身上，不遠千里，來到延津雞鳴寺，投奔老和尚。老和尚看過信，沒說什麼，把長順留下，剃度，起法號智明。自此，智明在延津落了腳。大部分和尚，到寺裏出家，都是混個吃喝，智明也為吃喝而來，但每天雞叫頭遍，眾和尚還在夢中，他便起床洗漱，到柴房劈柴；劈過柴，在柴房或打坐，或讀經。老和尚有一天發現了，便問：

「智明，為何用功？」

智明：「不為用功，打坐，能見到走了的父親，父親當年編筐編簍，也是一坐一天。」又說，「讀經，能從經裏，见到我沒見過的人。」

「什麼人？」

「身邊見不到的人，有見識的人。」

老和尚點點頭，又說：「話是這麼說，人生苦短，佛法無邊，不知你是棵穀子，還是棵稗子呀。」

但智明天天如此，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；這天漫天大雪，老和

尚又來到柴房，智明仍在讀經，老和尚看著門外的大雪說：

「久久為功，像個得道之人。」

又歎氣：「但得多少道，就得經多少磨難呀。」

智明來雞鳴寺第八年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，雞鳴寺被砸了，和尚們被趕出廟門，智明只好回到泰安老家，蓄上頭髮，又叫長順。這時的長順，已二十出頭，又不知謀什麼營生；他沒回後爸家，在泰安城裏租了一間房子。舅舅長年累月挑擔子上山，腿關節已經廢了，當不了挑夫，在路口醬菜廠，找了個看大門的差事；看大門不用走道。舅舅看長順為生計發愁，便將他介紹給木匠老姚當學徒。二十出頭的長順，比當年跟後爸學打鐵時，增長了些力氣；但拉大鋸解板子，還是氣喘；做鑿榫掏楔、手工雕花等細活，仍顯得笨手笨腳；好在師傅老姚是個慢性子，並不著急：

「不著急，不著急，慢工出細活。」

又說：「徒弟笨不是壞事，徒弟出師太早，就餓死師傅了。」

舅舅又給長順張羅婚事。一個當過和尚的人，又家徒四壁，並無誰家的女兒願意嫁給他。舅舅當年的夥計，另一個挑夫老董，有一個女兒，二十來歲，模樣還周正，但她八歲那年，打針打著了坐骨神經，一條腿有些跛，不好嫁人。舅舅便給老董提了一條豬腿，說合長順和老董女兒的婚事。因雙方各有短處，婚事倒一拍即合。新婚之夜，長順畢竟之前當過和尚，有些縮手縮腳。老董的女兒倒說：

「娶個癩子，是沒本事；嫁個和尚，成了笑話；對嗎？」

幾句話，把長順逗笑了。長順：「對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咱倆誰也別嫌棄誰，行嗎？」

「行。」

「那就該幹嘛幹嘛吧。」

幾年之後，兩人育下兩兒一女，也不在話下。小女三歲時，師傅老姚去世，長順便獨自一人，四里八鄉，給人做木工活。

萬事有個了。十年之後，「文化大革命」結束，延津想把雞鳴山開發成旅遊景點，也想順便把雞鳴寺恢復起來；或者說，有個雞鳴寺，旅遊顯得不空，遊客多個去處。恢復寺院，得找和尚；如能找到過去在雞鳴寺待過的和尚，最為相宜，因其於寺院和寺院的過去相熟。派人去找當年的方丈，老和尚已經沒了五年了。派人去找別的和尚，也派人去山東泰安找智明也就是長順。來找長順的人，從延津來到泰安，在泰安打聽著，找到長順的家，長順正在院子裏解板子。十年木工活做下來，長順倒顯得虎背熊腰，人也有些胖了。長順聽了延津人的來意，搖頭：

「已是檻外人了，回不去了。」

又說：「泰安離延津，一千多里呢。」

又說：「跟過去不一樣了，無法拋家捨業。」

又說：「大兒子已經上五年級了。」

又喊老婆：「孩他娘，來遠客了，做飯。」

出家的事，無法強求；泰安人不歸延津管，也無法勉強。延津人沒在長順家吃飯，出門，在泰安街上找了一家飯舖，吃了頓煎餅捲蔥，愣了會兒神，隻身返回延津。大家只好再找別人。除了繼續找過去在雞鳴寺待過的和尚，也開始找沒在雞鳴寺待過的和尚，甚

至開始找俗人，看誰願不願意出家。但半年過去，並無找到合適的人；荒廢的寺院，無人願意來。

這年中秋節，圓月之下，長順一家人正在院子裏圍著飯桌吃月餅，長順突然放下手裏的月餅，跪到妻子兒女面前：

「你們是我的再生父母。」

把家裏人嚇了一跳。老婆：

「你這是幹嘛？神經了？」

長順：「對不住你們，昨晚雞叫時分，我聽到了梵音，聽到了佛的召喚。」又說，「當年的師父，就站在我的面前，說，忘記你當年用功時說的話了？」

老婆：「你是要走，對吧？」

長順：「不是走，是永別。」

老婆：「啥時候走？」

長順：「就現在。」

老婆：「不是現在的事，也不是因為昨晚的夢，一個多月了，你天天心神不寧。」

長順：「我身不想這麼做，但管不住自個兒的心。」

老婆哭了：「當初嫁你時，我對我爸說，嫁個和尚，是個笑話。我爸說，他過去是和尚，現在不是；誰知現在又是了。」

長順：「說啥都晚了，磨挫了一個多月，再不走，我就瘋了。」

老婆：「既然你這樣無情，攔下你也是白搭，就當我當初不認識你。」

長順：「我十年木匠做下來，除了給你們置了幾間屋子，也沒

給你們留下多少家產，臨走，送你們幾句話吧。」

對大兒說：「你做事較真，不會跟人打交道，長大之後，找個莫往外求的營生，一輩子不用求人。」

對二兒說：「你腦子活泛，愛佔小便宜，長大可做小生意，千萬別做管事的差事。」

長順平日最疼小女兒，對小女兒說：「長大嫁個好人家，就能過上好日子。啥叫好人家？普通人家；啥叫好日子？普通日子。」

對老婆說：「跟我受苦了，也是你前世的造化。下輩子，不會遇到我這樣的負心人了。」

分別之際，家裏人哭哭啼啼，無人認真聽長順說話。

當晚，長順離開家，不遠千里，又來到延津。

長順當了雞鳴寺的住持，又開始叫智明。說是住持，寺已破敗，想把寺院重新建起來，就得四處化緣。智明說，我就是個要飯的。智明穿上衲衣，出門化緣。看到這人像有緣人，便說明化緣的緣由，乞求佈施；五塊不嫌多，一塊不嫌少。也有不給錢，給塊剩饅饅或剩麵包，智明便當作一日三餐。南走到廣東，北走到遼寧，西走到山西和陝西，就是不往東走；往東就是山東老家。化緣一天，把錢從銀行寄回寺裏；夜裏，就著街上的路燈讀經。路途上，也有假和尚，把他也當成假和尚，在藉化緣騙錢，搶同行的生意，上去打他一頓，將他的錢搶走；騙子打同行，下手比常人重；智明爬起來，洗洗臉上的血，繼續去別的地方化緣。化緣有人打他，夜裏讀經沒人管他。經年奔波，智明又瘦了。

二十年後，雞鳴寺恢復原貌，香火旺盛。智明成了方丈。寺裏

的僧侶，漸漸增到八十多人。逢年過節，佛祖、菩薩出生日，或給人做法事，智明身穿袈裟，率一眾僧人，口唸佛號，穿越寺院，進入禪堂。

又二十年後，世間的跛腳老婆在老家泰安過世。智明聞知，擊磬而歌：「脫離苦海，祝賀祝賀；脫離惦念，祝賀祝賀；我為了你，祝賀祝賀；你為了我，祝賀祝賀。」

眾人說：「瘋了。」

或說：「是個傻和尚。」

老家的大兒，成年繼承了父親當年的行當，當了木匠；大兒嘴笨，當木匠，天天跟木料打交道，倒也不用多說話；大兒愛較真，木匠活倒做得細緻。

二兒中專畢業，在鄉裏工作，最後當到副鄉長。他帶人去內蒙古進一批羊，從中間拿了兩萬多好處費；被查出之後，由羊又牽出他管基建時，貪污過十幾萬；進了監獄。智明聞知，歎息：

「當年的話，咋不聽呢？」

又說：「只知道叨眼前的兩粒米，是隻雞，不是隻鷹。」

女兒長大嫁人，婆家在泰安有家小飯館，賣魯菜根，也就是賣煎餅捲蔥、泰山炒雞、泰山喜饅饅、泰山疙瘩湯等。智明聽說了倒高興：

「家裏開飯館好，啥時候不會捱餓。」

這年中秋節，舅舅拄著拐杖，來雞鳴山看過智明一回。這時舅舅已經八十多歲了。智明見到舅舅，雙手合十：

「老施主遠道而來，辛苦了。」

舅舅早年常去泰山普照寺送糧食、蘿蔔白菜、劈柴和煤等，與和尚和住持打過交道，知道寺裏的規矩，也雙手合掌：

「有勞和尚。」

智明把舅舅領到寺院的客堂。舅舅在客堂洗漱過，智明帶舅舅去齋堂吃飯。因是中秋節，飯桌上有寺院自製的素月餅，舅舅吃著說：

「好吃，吃出早年間的味道了。」

又說：「吃出早年間窮人家月餅的味道了；那時候，葷餡的月餅，咱也吃不起呀；逢年過節，頂多家裏炸個餛飩，也是素的。」

智明：「我小的時候，愛吃老家的甜沫。說是甜沫，其實是鹹口的，米麵糊糊裏，放些菠菜、粉條和豆腐絲，就著菜餅子，好吃。」又說，「河南沒有這種做法。」

舅舅：「你家老二，已經從監獄裏出來了，在街上給人釘鞋；來，就是想跟你說一聲。」

智明點點頭：「釘鞋好，一根釘子一根釘子砸下去，磨性子。」又說，「是人都穿鞋，是個長久的營生。」又說，「長了見識，監沒有白坐。」

吃過齋飯，智明又領舅舅回客堂歇息。第二天，舅舅要走，智明把舅舅送到雞鳴山下。山腳下，智明脫下衲衣，跪到地上：

「舅舅在上，受長順一拜。」

又說：「長順自幼命苦，蒙舅舅照看，凡淨兩界，又兩進兩出，每一步，都得到舅舅的加持，對我，您就是活菩薩。」

舅舅將他攙起：「長順，此話言重了，舅舅就是個挑夫，想心

疼外甥，也有心無力，才使你到了這步田地，但看到雞鳴寺香火興隆，你終成正果，沒有白勞心思，我心裏也就踏實了。」

「阿彌陀佛。」智明雙手合十。

「你從小受了委屈——別記恨你媽和後爸，你媽脾氣浪蕩，你後爸心眼有些窄。」舅舅又說，「再說，他們都已經死了。」

「他們都是我的恩人，沒有他們，我就沒有今天；沒有今天，我就無處悟道；不悟道，我就成了跟他們一樣的人。」

舅舅想了想，說：「這話有些刻薄，但理兒是這麼個理兒。」又說，「把你舅媽，也算到裏邊吧。」又說，「她也已經死了。」

「記善，不記恨，是佛家弟子的本分。」智明又說，「我從小是吃百家奶長大的，人情冷暖，眾生共業，正是慈悲的來源。」

舅舅：「人一上年紀，各種病都找上身了，舅舅八十多了，怕也快到時候了，這回來看看你，就放心了。和尚，你多保重。」

智明：「舅舅一生為善，定會壽比南山，您也多保重。」

舅舅拄著拐杖走了。一直到望不見舅舅的身影，智明還在那裏站著。

舅舅回去三個月後，也去世了。

有一年端午節，我回延津老家探親。一個高中同學，在縣上宗教局工作，雞鳴寺歸宗教局管理，與和尚多有交際。這天上午，我與同學去黃河灘看槐花；延津黃河灘有片槐林，春天槐花盛開，風都是香的；站在黃河灘，看到對岸雞鳴山，同學問：

「要不要去雞鳴寺看看智明和尚？」

智明和尚的故事，我早有耳聞，便心裏一動。

去雞鳴山的路上，同學開著車說：

「智明不愛說話。」

我點頭：「明白，出家人不打誑語。」

過了黃河橋，又開了十公里，到了雞鳴山。雞鳴山上，滿坡的油菜花，蒸騰一地。把車停在停車場，我和同學往寺院走。遠遠看到，一個和尚正在寺院門前山坡上菜地裏鋤草。同學：

「這就是智明。」

待走近，看到智明有七十多歲，有些駝背，身穿衲衣，精瘦。

同學：「大師，有人拜訪。」

我說：「大師，打擾了。」

智明抬頭，頭上汗津津的；鄉音未改，出口還是山東話：

「有客自遠方，不亦樂乎？」

我問：「大師，種的都有什麼菜？」

智明將鋤頭倚到葫蘆架子上，邊從肩頭摘下毛巾擦汗，邊走出菜園：「葫蘆、菠菜、小白菜、黃瓜、茄子、西紅柿、苦瓜、絲瓜、扁豆，都有；今年雨水大，接著，怕是會有蟲災呀。」

我說：「大師身子很硬朗啊。」

智明指指自己的眼睛：「眼睛不行了，眼前老飛蛾子。」

同學：「大師太用功了，天天讀經讀到半夜。」

智明：「歲數大了，覺就少了。」

順著山坡往寺院走，山上巍峨的廟宇，寺裏傳出鐘聲，我說：

「大師對延津功德無量啊。」

智明：「愧不敢當。」

同學：「從無到有，是明擺著的。」

智明：「小僧分內之事。」又說，「我說的不是這意思。」

我說：「大師請講。」

智明：「佛法中無分別心，如雞鳴寺在別處，我不也去別處了？也談不上對延津有無貢獻了。」又說，「非我在哪兒，是寺在哪兒。」

我知道智明是山東泰安人，便說泰安在泰山腳下，一直想去看看泰山，七事八事耽擱著，至今還沒去過；又問智明家裏人的情況。

智明：「跟出家人說家，讓我無言以對呀。」

我知道自己唐突了，同學替我解圍：

「大師在延津幾十年了，就是延津人了。」

又說：「有大師在延津，雞鳴寺就會香火長存。」

智明：「那可不一定。」又說，「世上最可相信的是時間，時間相信的是變化。凡是說一個事情永遠不變的，要麼是無知，要麼是騙子。」突然意識到什麼，指著同學說，「也是話趕話，我不是說你啊。」

大家笑了。

進了寺院，路過各個殿堂，智明帶我們進去看了看。在臥佛殿，看到大佛一隻手支著頭，在躺著睡覺，同學：

「這是個懶和尚。」

智明：「也許是忙於普度眾生，以至於睏倦了。」又說，「疲於津梁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大家笑了。

後院靠西一間，是智明的方丈室。看過殿堂，智明領著我倆，去了他的屋子。正中案頭，供著一尊菩薩的塑像。一個小和尚正在室內掃地，見來客人了，放下掃帚，給客人上茶，接著走出屋子。又見側面牆上，掛著一幅李贄的畫像，我有些不解：

「大師，為何掛李贄的畫像？」

智明：「也是個和尚。」

我知道自己孤陋寡聞了，便說：「只知道他在萬曆年間做官作文，頗有聲望，不知他還曾遁入空門。」

智明：「雖無踏入空門，但是個懂佛之人，也是個懂人之人。」又說，「既然是空門，無所謂遁入不遁入。」

似乎話不投機，只好喝茶，靜默。同學解圍：

「大師今天算是話多了。」

又說，「就是有時候，愛認死理兒。」

智明笑了，作揖：「多有得罪，不好意思。」

同學也是沒話找話，把頭轉向菩薩：「大師總說，苦海無邊，又總說，佛法無邊；兩個無邊，到底哪個更無邊？」

智明：「有邊更無邊。」

我沒聽懂，看同學的神色，也沒聽懂。

我說：「大師請明示。」

智明：「有邊就是無邊，無邊就是有邊。」

同學搖頭：「大師這種車轆轤話，我聽得多了，沒一回是聽得懂的。」

大家笑了。笑過，室內又靜默了。

同學：「我還有一個問題，一直不解。」

智明看同學。

「佛門不讓結婚，對吧？」

智明點點頭。

「佛門也不讓殺生，對吧？」

智明點點頭。

「不讓結婚，就不能生孩子；百年之後，人不就沒了？不讓殺生，百年之後，不成動物的世界了？那時你們將佛法傳給誰呢？傳給豬馬牛羊嗎？」

這個問題，我過去沒有想過；一想，這還真是個問題。

智明：「你這問題不是問題。」

「咋不是問題呢？很現實呀。」同學說。

「現實中，入佛門的人還是少數呀。」

同學和我都恍然大悟，人家說佛門不讓結婚，並沒說不讓俗人結婚；人家說佛門不能殺生，並沒說俗人不能殺生。同學：

「大師說的倒是實情。」

大家笑了。

同學：「我還有一個問題。」

智明看同學。

「人死了到底有沒有靈魂？」

智明：「佛家講六道輪迴，當然人是有靈魂的。」又說，「不但佛家這麼認為，西方也有科學家說，靈魂不但是精神的，也是物質

的，重 21 克。」

同學：「真的假的呀？」

「死了就知道了。」

大家又笑了。

接著，同學開始聊延津的吃食，說延津有兩種素麵最好吃，一種是茄汁撈麵，一種是扁豆炒麵，問智明哪種麵更好吃。智明：

「餓了都好吃。」

這回聽懂了，大家又笑了。

因我寫過《溫故一九四二》，由吃的，話題又拐到一九四二年上。

同學：「咋也想不到，因為吃的，逃荒路上，死了三百萬人。」

智明：「我說句不該說的話。」

我說：「大師請講。」

智明：「不是死了三百萬人，而是一個人，死了三百萬次。」

這回我聽懂了。不但聽懂了，還如醍醐灌頂，忙站起：「大師，受教了。」

告別智明，出了寺院。同學說：

「聽老人說，和尚年輕的時候，脾氣還溫和，老了老了，執拗了。」

「修行之人，天天沉浸在至理中，非我們俗人所能比呀。」我說。

「天下無人知道雞鳴寺，是個小寺院。」

「寺院雖小，和尚見識不小。」

晚年，智明成了盲人。晚上出門，打著手電。人問：

「和尚，你又看不見，為啥打手電？」

「為別人打的，看見我，就不會撞到我了。」

長順小女兒的婆家，在泰安校場路有家賣魯菜根的小飯鋪，幾十年了。賣正餐，也賣早點，掙的是個辛苦錢。一天，早起七點來鐘，正是吃早餐的時候，店裏人來人往。一個老和尚，坐在角落桌子前吃飯，要了一碗甜沫，一個菜餅子。小女兒已經五十多歲了，以為是泰山普照寺下來的和尚，也沒在意。老和尚吃完飯，到前台結賬，眼神很亮。結完賬，小女兒突然將這和尚認了出來，驚呼：

「爸，你回來了？」

老和尚也沒搭腔，出門，轉眼就不見了。小女兒攆出門，街上車水馬龍，哪裏還有老和尚的蹤影？

老和尚吃飯的桌上，留著一把大紅棗。

這天凌晨四點多，智明在千里之外的延津雞鳴山圓寂了。據說，和尚臨終之前，喃喃說了兩句話，一句是「好黑」，一句是「好亮」。

一個小地方寺廟的和尚，走了也就走了。雞鳴寺換了方丈，大家繼續到雞鳴寺燒香求願。久而久之，大家漸漸就把智明忘了。

這些話，與本書無關，只是寫這本書時，偶然想起了智明和尚。說偶然為何偶然？偶然中也有必然；萬千無關聯的事，必有牽掛；故把這段故事放到這裏，算作題外話——有時題外是正題，正題是題外，藉以向故人表達敬意。說是故人，也就有一面之緣。和尚，跟我們生活在同一段時空，辛苦了。